

夏 冬

与
的

奏鸣曲

夏と冬の奏鳴曲

麻耶雄嵩
Maya Yutaka

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夏与冬的奏鸣曲

(日) 麻耶雄嵩 著

中森 圆圆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NATSU TO FUYU NO SONATA》

© Yutaka Maya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与冬的奏鸣曲 / (日) 麻耶雄嵩著; 中森, 圆圆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33 - 0622 - 5

I. ①夏… II. ①麻… ②中… ③圆…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094 号



夏与冬的奏鸣曲

(日) 麻耶雄嵩 著; 中森 圆圆 译

策划编辑: 褚 盟

责任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625

字 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622 - 5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白色的海鸟啊，
你在蓝色的天空与大海间飞翔，
不会感到悲伤吗？

——若山牧水

目 录

1	8月5日
57	8月6日
126	8月7日
235	8月8日
283	8月9日
322	8月10日
381	8月11日
383	8月12日
425	补遗

8月5日

0

长长的丧葬布幔。

从远处围过来，又延伸开去。挂在石阶两侧，形成一条特殊的道路，吸引人们走向深处。布幔对面是浓绿的乔木，它们肆意生长着，很是茂盛。枝叶间停着油蝉，奏出低低的和声。雨后初晴，石阶尚显得有些湿润，低洼处还积有少许清水，闪耀着微光。那些七彩的光束似乎发出了声音，与乔木枝叶以及大气中的水蒸气遥相呼应。

顺着倾斜的石阶走进，不久，就看到深山中有一座木屋。屋门显示此户人家在村中地位较高，虽然是平房，但是房间横向排开，有许多间。黑白相间的丧葬布幔也像这房间的一部分似的，延伸出去。

正屋大门上挂着菱形的家徽，格状门后竹帘被翻过来，高高挂起。“忌中”两个毛笔字显得格外刺眼。

屋内设着灵堂。原本是两间房，取掉隔扇和拉门后变成了一间。身着丧服前来吊唁的人们，在淡淡的诵经声中，围着玛瑙色香炉缓步徐行。大家呈现出各种神情。有人故作镇定默默烧香；有人用手帕擦着眼睛；有人拼命忍着不哭出声。香在燃烧后产生的沉闷烟雾，笼罩了整个灵堂，散发出独特的气味，不断沉淀。神龛有五层，上面盖着白色丝绸，依次放着牌位、灯笼、烛台、菊花等物，中间安放着死者遗像。放大的黑白照片上系着黑色缎带。死者还很年轻，约莫二十出头。照片中的他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容十分灿烂，也许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死者父母在祭坛前并排坐着。母亲悲痛万分，弯着腰，用丝巾掩着脸，一直在低声呜咽。伴随着压抑的哭声，肩膀、后背以及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这般哀哭传到后排，更使得人们对他的英年早逝产生无限同情与痛惜。前来吊唁的人们脚步沉重而缓慢，佛珠碰撞发出轻微的响声，让人想起冥河河滩堆石头的情景^①。昏暗烛光照着的这位，虽说不至于年幼到堆石头的地步，但人生也未免太过短暂。父亲脸上呈现着肃穆的表情，黑眼圈很深。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大腿，强忍着心头的剧痛，指尖似乎不能再承受更大的压力般向外翘起。

母亲旁边是一位七岁左右的小姑娘。她有一双发亮的黄色眼眸，很是不安，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襟，端端正正地坐着。她满脸迷惑的神情，偶尔望望四周，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哪天她才能明

^① 在日本有这样的传说，比父母早死的孩童亡灵，必须到冥河河滩堆石头，好不容易堆高之时又会有鬼来破坏，石堆永远堆不起来。

白今日此情此景的意义呢？

烈日当头，远处的油蝉唧唧叫个不停。时值盛夏，本应该酷暑难耐，但这里却不合时宜地吹着冰冷而猛烈的北风。风车纷纷转动，死者能否感知到呢？即便能感知，恐怕还是无法给他带去任何安慰吧。

丧礼结束后，裹着白布的尸体周围摆满鲜花，有百合、菊花、野黄花和桔梗花。花很美，但是平添了几分哀愁和寂寥。自古以来，它们就是这样一种花啊。几位亲朋过来作最后的道别，花朵被碰掉一些。华丽的告别之后，开始盖棺。咚、咚、咚，是锤子敲击钉子钉入棺木的声音。每敲一下，父母的脸都痛苦得变了形。母亲的呜咽强忍不住，实在太过悲痛，整张脸都扭曲了。身穿丧服的小女孩，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不知什么时候，石阶已经干了。送葬的队伍前面是灯笼，大家肃穆、庄重、整齐有序地往前走着，只听见草鞋、木屐和皮鞋的声音。这突然的响动，打破了森林世外桃源般的寂静。区分内外场的丧葬布幔，就像莫比乌斯圈一样扭合在一起，纵横交错。

死者放大的黑白遗像被高高举起，笔直地朝着前方。只见他朱唇轻启，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就像在讴歌着无限光明的未来。因为是比父母先去世，双亲不得加入送葬的队伍。母亲倚靠在父亲的肩头，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刚才提到的小女孩依旧是一脸不安的神情，双手抱着牌位，身体稍微前倾，走在灵柩前面。

通向坟墓的路上，任何人都没有出声，只是默默走着。不知不觉间，他们的脸都变成了面具。

偏偏花篮中的花朵跟此情此景很不相符，仍旧鲜艳夺目，随风轻轻颤动。

我就像是一只盘旋降落的秃鹰，瞄准着那头年迈的狮子。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乌有这么想着。不过即便如此，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对，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炎炎夏日，快艇划开海面，掀起白色的浪花，飞速前行。大海像是死去般风平浪静，船尾的两只螺旋桨发出嗡嗡的噪声，像挥之不去的苍蝇。随着噪声的节奏，冰冷的圆筒状扶手传递过来一种微妙的振动。乌有两只手臂上使劲，从甲板上探出身子，接受海风的洗礼。海上的风并不咸，但是跟舞鹤的风比起来，别有一番滋味。难道，海边的风除了大海，还混合着港口等其他的气味，或者是海上的风带着野性的缘故？

回头望，远方还能看到些许本州的影子，就像在绿色上强加了一顶茶色布丁的帽子。但是布丁顶上放的既不是樱桃也不是生奶油，而是一堆砂糖，像要化了似的，不甜。一看便知，它只是一座干涸又贫弱的小岛。似乎一浪打来，就要沉没。平日里总想着要脚踏实地好好生活，但是苦于根基实在不稳。离开之后回头远望，再次切实感受到这一点。恐怕“日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是这东亚小小岛国的人们臆想虚构出来的吧。乌有也不过是无数尘埃中的一分子。某个地方肯定存在着破绽，它正张大口子等着呢。也许这海上的风景也是其中之一。乌有的想法，突然变得感伤起来。

快艇开始向右航行时，那充满不确定与不稳定的本州岛就消失在地平线以下了。海面无限开阔，就像灰色的印度象背负着的世界一般，目之所及，一片汪洋。到目的地还有几个小时，只好继续在这象背上摇摇晃晃。天气好的时候，从函馆能看到下北半岛，在东

京能看到富士山。按这样推算，今天要去的和音岛离本州岛甚远。看地图时发现它在隐岐与轮岛的交界线上，没想到会是一座离岛，看来估计有误。海洋比想象中的更辽阔，能充分体验到纵横无碍之感。一路上连岛屿的影子都看不到，旅途很快就变得乏味起来。看来人多虽很烦杂，但完全与世隔绝也难以想象。

……终归是叶公好龙。秃鹰是孤高自傲，但仅凭一己的力量能做成什么事呢。秃鹰没有能力猎取活物，只能啄食尸体或者开始腐烂的残骸。从出生到现在，二十一年来，乌有遭受了许多挫折，早就参透了这个道理。二十多年来，“年迈的老狮”（这是乌有擅自给和音岛的主人取的名字）与两个仆人一起生活在这孤岛上，一步也没踏出去过。虽然如此，仅凭头衔，乌有就甘拜下风。

说到底，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负责这次采访。即便是敏锐如总编的人，应该也无法察觉乌有内心有自比秃鹰的想法，他可能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概能完成本次任务，就算察觉到了其内心复杂的欲望和自卑，也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话虽如此，总编放着六名记者不用，竟然破格指定尚非正式员工的乌有，总觉得有些奇怪。难道是因为上个月自己负责的“小京都特辑”受到了好评？乌有不知道其中缘由就受到了意外的优待——只要跟那群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人相处愉快，执行本次任务就跟度假差不多。

二十年前，六位年轻人对一位名叫“真宫和音”的女演员痴迷不已，他们在和音岛上离奇地共同生活了一年。此后，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时隔二十年，他们选在和音岛再度聚会。乌有此次前来，就是来采访他们的。

当确定采访者为乌有时，资深记者们脸上都露出遗憾与不悦的神色。这家杂志社虽说是月刊，规模也不大，但是日程非常紧。从

大家的反应上能看出，他们都想以工作为由离开家人一段时间，稍微放松一下。乌有并不想因为一次采访惹得同事不满甚至嫉妒。那一刻，他便宜占尽。乌有一直相信，上天安排的幸运与不幸是对等的，接下来等着自己的只剩下不幸。他之所以没有推辞，来到这里备受颠簸，并非对自身以及生活产生了疲惫和厌倦，或者越是疲惫越要来这儿，又或者跟周围无形的压力作斗争等缘故，而是因为一位少女。她扎着红色丝带，正爬上楼梯朝这里走来。

“乌有，你一个人干吗呢？”

为了不让新买的帽子被风吹走，她用一只手按着它，大方格棉布裙随风抖动着。

她又问了一句：“我说，你在干吗呢？”

她叫桐璃，今年高三，但跟大部分高中女生大不相同，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属于问题少女。据说，她初中时，因为容貌出众，被邀请加入模特队，而且是其中最美的女生。只可惜，她去学校上课的次数远远低于教育部的规定。其实她并非那种待在家中拒绝上学的孩子，而是每天悠然自得地游荡在街道和沿河的路上。她有一句口头禅，“学校就是动物园”，也不知是受谁的影响。

“……没干什么。”

“看到什么了吗，乌有？”

说罢她极力探身出去，圆圆的大眼睛凝视着泛起白沫的水面。她的虹膜很薄，可以清楚地看到瞳孔。

“小心别掉下去。”

乌有仰望着天空。湛蓝，清澈，让人会心微笑。空中仅有些像龙鳞的细小云彩聚在一起，似乎即便不是视力极佳的爱斯基摩人也能看到电离层。这种景象，肯定会让人想起梦想或希望之类积极的

词句。乌有想看看日落之时东边水平线的样子。西边的日落尚可以想象，另一侧的夕阳与蓝天、夜晚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想什么呢？肯定是些无聊事情！”

“嗯……”乌有点了点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许是想从平日的繁忙中解放出来才发呆。

“黏黏的，真讨厌！”

桐璃放弃追问，抬起头来，细线般的眉毛微微皱起。她摸了摸裙边，好像对触感很不满意。海风并不像她想象中的那样温柔。

“真可惜，昨天才买的衣服。”

“穿水手服来就好了，也正式点。”

“你也看到啦，我一直是穿颜色鲜艳的运动装的。特地为采访穿上正装，那不是我的风格。”

说着，她重新扎了一遍被风吹乱的头发。她的头发没有染色，非常漂亮，可能因为比一般人的头发细很多，总是扎不好。

“我们班上有个女生，梳着麻花辫，戴着眼镜，看起来很认真。”

“没去几次学校就知道得这么清楚，真有你的。”

“什么呀。这种事，去一趟就全明白了。”

说罢，她撅起嘴巴，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脸上露出了小酒窝。桐璃是作为乌有的助理来的。她好像认识总编辑，经常在编辑部打杂，做点兼职。而且，乌有能进入这个公司，很可能是桐璃的功劳——虽说他现在还不是正式员工。本来他正打算推掉这次采访，但听到去和音岛，桐璃非常任性地说“我也要去”，于是就这样被牵扯进来。不知总编是随性还是正好高兴，或许是对桐璃特别偏爱吧，竟然答应她作为助理一起去采访。其他的记者都以为他们是结伴出去游玩，别有用心地说了些带刺的或奉承或鼓励的话。虽然觉得不

妥，但乌有还是带着她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拿这个小姑娘没办法，是因为她跟自己有着一样的伤痛吗？恐怕不是。是一物降一物吗？乌有望着她白暂无邪的脸庞，放弃了思考。乌有转念想到，可能是她知道自己沮丧时的样子吧，但为什么让她看到自己消沉的一面呢——如果不是她，肯定对这种女孩唯恐避之不及吧。可能是刻意地想要忘却吧，乌有已经忘了当初跟她相识的机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竟然可以自由出入乌有的公寓。桐璃说话的效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莫非她是自己的表妹？若是有血缘关系的话就好了，随便点也没什么关系。当然，这不可能。

“可以出去吗？”

她担心自己会晕船，一直躺在快艇的后座上休息。八月的太阳还很毒，又没有任何遮挡，因此她的脸色看起来确实比在陆上差些。这是一艘仅能容纳二十人的小船，在大海里漂来荡去，真让人不舒服。

“还有三个小时就到了。”

“啊！还有这么久！这里也太无聊了，都是一群老头子。”

说是老头，事实上快艇里坐着的人才四十出头，其中四位是和音岛的贵宾。对十七岁的桐璃来说，四十岁跟六十岁差别不大。

“这儿的灰尘还特别多，都落在衣服上了。”

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她使劲拍了拍裙子的前后摆。但裙子受潮了，灰尘不容易掉下来，像粘在筷子上的纳豆般，老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

“哎呀，真讨厌。”桐璃着急起来。

“不来这儿，好好去学校不就行了嘛！”

“你如意算盘落空啦，现在是暑假，想去也不行。”

“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吧。”

“那是一周后的事啦，十三号。”

今天是五号，从岛上回来是十二号，计划一周左右的行程。

“那就忍着吧。”

“喂！”桐璃叫了起来。脸色眼看着就变了，像是发霉腐烂的苹果。

“受不了啦！”

“跳下去可能会好受点。”

乌有望着水面上破碎的影子，不禁想起交通事故时大卡车将人轧得血肉模糊的样子。奇怪啊，最近经常会想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哎呀，好恶心。”

“体验下还是不错的，赶紧觉悟吧，任性在大自然面前是行不通的。”

“干吗那么一本正经，还说‘大自然’这么酸腐的词。人家真的很难受嘛。”

说着，她就做出要回去的样子，右手捂住嘴，拉着乌有的手往船舱里走。她的手虽然没什么力气，但却有股魔力，乌有难以抵抗，只好被拖着走进去。

船舱整齐得像候车室，大煞风景。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有点冷。桐璃抱怨着“真差劲”，走到米黄色长椅边优雅地坐下。这里有四个人，有男有女，在聊着往事。

他们每个人都刻意打扮过。这种时候，无论男女，都相信服装的价格与着装的品位象征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昔日好友面前，大家有意无意都带有一种想提高自己身价的想法。毕竟，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分别，再次相聚时已经是四十多岁，都有了稳定的职业与社

会地位。在和音岛这个封闭空间里，形象和谈吐，就是衡量成功和才能大小的指标——这是同学聚会中常有的场景。这种慢性却突然膨胀出来的虚荣，乌有很不惯。当然，他们的人生阅历比乌有丰富了近一倍，深知社交中的攀比大有必要，同时，也对攀比之后的空虚产生了免疫力。这种被生活磨掉棱角的感觉，乌有难以忍受。这并非在标榜自己比别人更加真实和洒脱，事实上他经常感到自卑。一个人在外面看海，也许是怕自己哪天也会变成他们那样，而不愿意直面这种不安吧。

乌有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看着他们交谈。他不想装样子，拿出纸笔问问题记笔记，打搅人家二十年后的再会。要采访的话，接下来还有一周，一百多个小时，时间很多。在这之前应该了解他们的个人资料。乌有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简历看了起来。

乌有正前方坐着的是结城孟。父母在京都经营着一家老牌和服店，他作为次子也参与其中，却不说京都方言。他的年龄大概在四十二岁左右，跟村泽孝久同龄，同是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他的身材保养得很好，跟运动员似的，皮肤很有光泽，说话声音也比较轻柔，在人群中显得最为年轻。他在穿着方面也很讲究，身着一身剪裁得体、帅气的洋装，丝毫不感觉不出和服店二公子的迂腐与陈旧。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他总是刻意地与周围的人保持一定距离。结城吸着肯特香烟，与村泽聊着经济不景气的话题，就泡沫经济后的现状交换着彼此的看法，陈年旧事方面的交谈似乎已经暂告一段落。

村泽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贸易公司，因为管理非常到位，即便是大环境不景气，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创伤，勉强维持着收支平衡。

“终于有点儿起色啦。”他反复说着这句话。从充满自信的声音看来不像撒谎，应该是确有其事。结城经营的和服店虽然受到影响，

但也没有什么巨额损失，只是自己期货投资失败。他苦笑道：“不得不卖一栋别墅还债啦。”

跟结城相比，村泽脸上的皱纹更深，言行举止更为理性，执行力更强。两个月前，乌有采访过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富家子弟。这个人外表很是光鲜，身材不错，声音也算圆润。但其经营理念之幼稚，让乌有大吃一惊——根本不像社长，简直就是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从刚刚的几句简单谈话来看，村泽身兼要职，辛劳创业，可以想见是个意志坚定、深谋远虑的人。

对面坐着的是一名神父。他并非一直笃信基督，在二十年前离开和音岛后才皈依基督教。现在改用受洗时的名字，在长野的教堂里任职，人们称他为“帕特里克神父”。当然，他们仍然叫他原来的名字——小柳。本次聚会虽然是私事，但他仍然穿着一袭黑色的祭服。这可能不是教会的规定，而是他自己的想法。如此刻意坚持，总让人觉得有很深的隐情。说起神父，大家都会想到“布朗神父”或“道林神父”（还有唐·卡米洛），这些人给人个头不高、身材臃肿的印象。这位帕特里克神父也不例外，身材矮小肥胖，面容温和。可能这样的外表在听人忏悔以及布道的时候更能让人安心和亲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帕特里克是符合神父的标准的。只是乌有无意间感受到他偶尔表现出来的超然态度——说得不好听，就是居高临下之感——多少让人有些不安。二十年前，他来到这座孤岛时还是医学专业的学生，离开后却偏离了谋求名利的轨道。为什么会选择神父这个职业呢？总觉得有什么原因，但是让人怎么想也不明白。乌有属于典型的旁观者心态，所以对当事人的心理变化很感兴趣。

神父倾听着两人的谈话，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露出浅浅的笑容。是一直以来的习惯，还是神父的职业病，乌有不得而知。他

们都非常自然，可以想象过去也可能是这个样子。

神父旁边，也就是离乌有最远的地方，坐着村泽夫人（尚美）。她是这里唯一的女性，并不张扬。那是乌有的想法，他觉得大家都会这样想。可桐璃说，她就像一只涂了厚厚粉底的印度犀牛，或者像蛇发女怪戈耳戈。跟乌有这个年纪的人比起来，村泽夫人的妆容和服饰确实富有中年妇女特色。但是跟以前采访的“社长夫人旅行团”中的女人比起来，她得体多了。那些女人涂着猩红色的口红，戴着许多戒指、手镯、耳钉，俗不可耐。村泽夫人是瓜子脸，头发向后梳成一个漆黑的发髻，嘴唇是深红色，唇形与鼻梁看起来非常协调，尖尖的下巴，眼睛不大。现在看起来都极有风韵，想必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她美得并不咄咄逼人，而是楚楚动人，让人不由得心生怜爱。稍微低垂的眼睛，就像染上了淡淡的墨色，给人谦虚之感的同时，带有一丝愁绪。这样一位美妇人怎么会跟戈耳戈联系起来呢？乌有不理解。桐璃笑着说，“你是不会明白的”。不管怎么样，尚美并不像以前采访过的社长夫人们，这已经是万幸。事实上，乌有还对这位夫人有着莫名的好感。

一般来说，女性之间都是相互排斥的。在乌有的人生中，尚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对自己喜欢的女人还有着向往与敬意，想去接近她们。乌有对魅力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对此却深信不疑，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

以真宫和音为核心聚在一起的七个人，仅在一起生活了一年时间，在和音死后就都散了。现在得到尚美的人是村泽，这个“现实中”的结局，将在后面谈到。娶她，恐怕有退而求其次之嫌。一般来说，现实中的选择，肯定会跟初衷有所偏离，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和音岛信奉者集会”一词中所包含的幻想般的意味，总让人觉得难